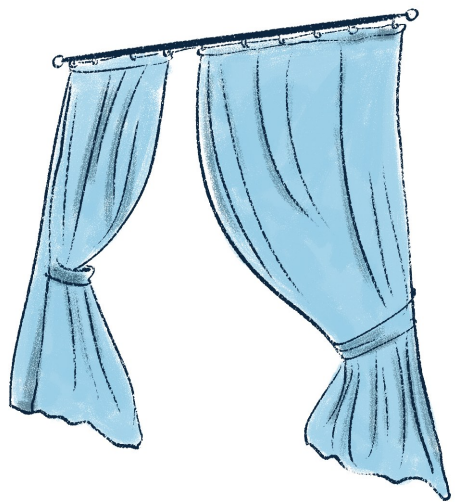


微小说



窗帘

曾德凤

刘奶奶一觉醒来，习惯性地瞄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，已是上午9点过10分了。她迅速下床，走到窗户跟前，拽住拉线，三下五除二，把窗帘拉开了。她松了一口气，但随之便感到有点头晕，稳了一下神后，回到了床上。

她患有冠心病、高血压、脑动脉硬化等病，刚才那样的动作，很容易导致心梗或脑梗。平日里，她早晨醒来之后，用靠枕把身子稍稍靠起，喝一杯先天晚上准备好的放在床头柜上的温水，借着温水把早晨该吃的药吃了。而后，又做一些按摩。这样磨磨蹭蹭好一阵后才起床。

平日里，她会在早上7点左右自然醒来，昨晚，意外地失眠了，久久不能入睡。也许是人老了，神经系统闹情绪了。

刚才匆匆忙忙地起床，是缘于一个约定。为了践约，她没有细想，便条件反射似的贸然爬起来了。

到底是个什么约定呢？

刘奶奶是个80多岁的孤寡老人，半年前，她感到身体大不如前，便多了个心眼，想到了请邻居帮忙。对面一栋楼正对着自己卧室的房子，住的是王姨。王姨60岁出头，离异了，子女不在身边，也是一个人住。刘奶奶提着水果等礼品前去拜访。她告诉王姨，自己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不知哪天就有可能重病甚至挂了，恳请王姨每天帮忙做一件事：如果自己上午9点还没有拉起卧室的窗帘，烦请她电话通知民警或者民政部门的人前来处理。刘奶奶平时起床后即拉起了卧室的窗帘。王姨满口答应。刘奶奶把相关电话号码告诉了王姨。

刘奶奶说：“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什么的，告诉我，我会临时另想办法的。”

王姨说：“我对旅游兴趣不大，很少出去，万一要出去旅游的话，会托邻居关照的，您老就不要担心了。”

刘奶奶心头一热，说：“那就谢谢你了！”

刘奶奶欲付王姨一笔酬金，王姨谢绝了。

刘奶奶刚才之所以心急火燎地拉开窗帘，是考虑到已过了约定的时间，如果王姨电话通知了民警或者民政部门，那就尴尬了。还不止于尴尬，经此一役，王姨有可能认为她有些问题吧，便有可能会对彼此的约定打折扣，到时真有事了，可能延误最佳救治时间或者处理后事的时间。

王姨此刻正在从博物院往家里赶的路上。

昨天晚上，她从电视新闻中获悉，博物院明日将展出国家级文物皿方斿。王姨是初中历史老师，才退休不久。她对文物有兴趣，决定第二天去参观。一高兴，她竟把与刘奶奶约定的事儿给忘了。近一段时期，她变得容易忘事。王姨今天早晨搭的是公交车，如果打的士的话，会快很多，但那得花20多块钱，搭公交车则只需两块钱。

在博物院下车时，王姨忽然想起了与刘奶奶的约定。王姨想也没想，便决定立即返回，并毫不犹豫地打了个的士。路上，她催司机开快点，说是家里有急事等着去处理。也是的，如果因自己一时疏忽而就误了刘奶奶的救治什么的，那就是罪过了。司机善解人意，把的士开到了接近犯规的边缘。

躺在床上休息的刘奶奶，心里有些忐忑不安，因为打开窗帘的时间，比约定时间晚了10分钟。

王姨下了的士后，急匆匆地往家里奔。到了家门口，她用早已从自己裤袋里摸出来的钥匙，利索地开了门，而后直奔卧室，打开窗户，一看，对面刘奶奶家的窗帘是打开的。她长出了一口气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此时，离刘奶奶拉开窗帘仅仅过了两三分种。王姨觉得有些累，一屁股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。

又过去了一会儿，刘奶奶见门外没有什么动静，心安定了下来。刘奶奶想，才耽搁一会儿，王姨有可能忽略的，又不是发射卫星，时间哪卡得那么准。她扯开床头柜的抽屉，看到了自己写的遗嘱。遗嘱中，她将自己一生积蓄的50万块钱分成了三份，最大的一份，捐赠给慈善机构，另一笔，用于自己的身后事，还有一笔，赠予王姨。她不能让王姨白关照了自己。至于王姨收不收，她两腿一蹬，也管不了了。

王姨在床头柜上放了个竖起的提示板，上书：刘奶奶，窗帘。

作家写作家

韩少功：生活矿藏的淘金者

龙泽巨



韩少功。

通讯员 摄

大学毕业25年之后，终于碰到一个机缘拜访老同学韩少功。

那是2006年9月20日，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我邀请了另一个老同学，从长沙出发，奔向汨罗市八景乡。

1977年12月18日，我们在各自的家乡参加了停止十年之后的首次高考。1978年3月10日，我们被一张白纸黑字的湖南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召唤到了岳麓山下。在中文系语数楼217教室，我们共度了4载同窗苦读的时光。

那时的韩少功是中文系的标杆。在校期间，他接二连三地在最权威的文学期刊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短篇小说《七月洪峰》《夜宿清江铺》《月兰》《风吹喇叭声》《西望茅草地》，还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《飞过蓝天》，后两篇分别荣获了1980年度和1981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甘征文合著的传记文学《任弼时》，198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月兰》。“韩少功现象”震动了全国，以致流传“北有陈建功，南有韩少功”的佳话。这些作品的素材与感受，均源于他6年的“知青”生活（1968年12月至1974年12月）。26年后的2000年5月，他和嫂子梁姐干脆迁回滋养他文学创作的原乡——汨罗市八景乡（原汨罗县天井人民公社）居住。他再次融入当地农民的生活，成为乡亲们心中的“韩爹”。他又从这里的生活中淘金，写出了长篇小说《暗示》和长篇散文《山南水北》等名作。

2023年8月20日，我第四次驱车到汨罗市造访韩少功。这时的八景乡经过合村并乡，已变身为三江镇八景村，当然，梓园仍是梓园。这次我邀请了湖南信息学院一名同事、我女儿及外孙女一同前往。

未曾料到，刚从幼儿园毕业的6岁外孙女这次扮演了主角。我首先向韩少功发出了请他前往湖南信息学院同老师座谈、给师生作学术讲座的邀请，然后是女儿请教了几个问题。刚刚冷场了几秒钟，外孙女突然跑到我的面前，小嘴巴贴着我的耳朵边小声地说：“外公！我可不可以采访韩爷爷？”

我听后吃了一惊，马上对韩少功说：“韩主席，小朋友想采访您。”韩少功一听笑了，觉得有趣，忙对坐在左侧沙发上的外孙女说：“你想问什么问题？”

外孙女不好意思地把头转向左侧：“让我想一想。”沉思了几秒钟，然后坐正，一本正经地用普通话问道：“韩爷爷，你怎么学的文学？”

“怎么学的文学？一个字一个字地认。你认字了没有？”外孙女大大方方地答道：“我认了。”

“你认识了字以后，把它写成句

子，写得有意思，有味道，很好玩，这就是文学。就像你讲话，爸爸、妈妈觉得很好笑，很感人，这样你就是一个文学家了，口头文学家。没有写成文字，在嘴里说，但它也是文学，叫口头文学。”

外孙女一直正襟危坐，静心聆听。“你和小朋友在一起讲话，小朋友都围上来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张着耳朵听你讲，那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文学家了。”韩少功边说，边竖起大拇指。“明白了吧？呵呵！”

“嗯！”小家伙一直落落大方，镇定自若，顺利完成了平生第一次对名人的采访。

2023年9月12日，韩少功应约来到湖南信息学院艺术学院，下午以《文学创作怎么出好作品》为题与部分老师座谈，晚上以《读书的新误区》为题给师生作学术讲座。他批评有人开办剧本创作公司创作电影剧本的行为，指出：这样做忽视创作者的人生体验，拍电影故事片用明星出演角色掩盖剧本的缺陷，肯定出不了好作品。“我的作品中70%的人物都有原型，我把我自己、我的亲人、我周围的人都写进去了。”

几十年来，韩少功的文学创作，一直坚持从社会生活的矿藏中淘取原料，获得感受。6年的汨罗知青生活，1986年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共青团委挂职体验生活，1987年到湖南省怀化地区林业局挂职体验生活，1997年到海南省琼海市体验生活，2000年开始在汨罗市八景乡每年半年的农村生活，都是他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同时，几十年来，他一直博览群书，并把他的思考结晶熔铸到文学创作中去。所以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称韩少功是“中国文学界少有的思想家”，并赠打油诗：“楚人胆量大，湖南好汉多。古有屈大夫，今有韩大多。文学根何在，龙舟下汨罗。”

（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韩少功曾任海南省文联主席，现兼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、全委会委员，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）

褒忠山漫笔

彭伟平

看楼房梁柱的基石，左侧基石是一块平放的碑，碑从右向左，刻有“同结莲社”四字，碑文隐约可见“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岁九月谷旦主持善慧”字样。再俯身细看右侧基石上的碑文，刻有“易日田碑”四个楷体大字，碑文内容难以辨认……

相比现在寺庙荒废后的凄凉，原来的白云古刹轩昂恢弘，气势磅礴。寺庙遗址后100米山坡处现存墓与碑，碑刻“白云大乘开山祖师墓，民国19年仲春五房立”。白云古刹原来有前后两殿，各供有菩萨，共有神像200余尊。大菩萨高2.8米，加上佛龕台座总高4米多。每殿前后宽12米，长40米。前殿名为“大雄宝殿”，门上有联：“愿祈佛手双垂下，摸得世人一掌平。”

相传三国名人蒋琬出生前，他的父母已年过半百，膝下无子。一天夜里，蒋母梦见一颗明亮的星星落入床头，跳入自己怀里。不久，她果然怀孕了。

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蒋琬的母亲在褒忠山避难，就住在山麓小庙里，从而躲过了兵灾。蒋琬功成名就后，返乡回报当初帮助母亲的人，捐资扩建寺庙，并题名“报恩寺”，在当地积德行善。如今，报恩寺的遗址尚在。

今天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，前往褒忠山旅游观光的人不断增多。自古名山皆有情，情到深处山孤独。

一

褒忠山，被誉为“湘中第一山”。去年深秋的一天，我们几位文友来到距离湘乡市区35公里的褒忠山采风。

上午时分，旭日东升，生机盎然的褒忠山，绿色中点缀着黄色、红色，开着黄花的树叫梓树，而红色则是鲜艳欲滴的枫树。从山腰往下俯瞰，整座山与山下的景物构成了一幅有肌理有色彩的风景画。

褒忠山的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，森林面积达605公顷，90%以上属人工林，因为1956年8月，褒忠山开始建为国有林场。这里有389种树，其中白云托11.5公顷的天然原始林就有260多个树种，灌木植物有两千余种。这里也是一个天然的中草药植物园，有何首乌、山苦瓜、山乌龟等，种类繁多。

褒忠山的主峰海拔，有的说是880米，市志上称是802米，山体面积约3500公顷，不管怎么说，它是名副其实的“湘中第一山”。

二

褒忠山最初叫贞女山。传说晋代有一李氏女，为反抗包办婚姻，逃到这里修行，她以清泉解渴，黄叶果腹，后得道成仙，羽化升天。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民女的坚贞不渝，建了一座仙女庙，将这座山命名为“贞女山”。唐宋末初，这座山也叫“包金山”，据说，当时山上的白沙井发现了金矿，方圆百里，无数挖金者蜂拥而至。因而，贞女山改称为包金山。

宋朝末年，元兵南下，席卷湖南，抗元英雄刘荣叔率兵千余人败退到此，据险固守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刘荣叔率家人和300多位兵丁跳崖殉难。乡人敬仰忠烈，于是改包金山为褒忠山。褒忠即褒奖忠义，褒忠山上有一处英雄岭，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。

褒忠山上还有神奇的“三宝”“三怪”的传说，而地名的传说更为离奇。山上有黄龙潭、黄龙谷、白云关。传说黄龙是东海龙王的儿子，因触犯天条，被玉帝压在褒忠山的最高峰——尖峰下，并派天将守护。然而这位天将很仁慈，又钦佩黄龙的品德，便违抗旨意，去掉了黄龙的脚镣手铐，任其自由。玉帝得知后，勃然大怒，将守护天将点化成巨石。一个深夜，黄龙大发神威，大战天兵天将。黄龙所经之处，天崩地裂，而形成了现在的黄龙谷、黄龙潭。

从“贞女山”到“包金山”到“褒忠山”的变易，是人们从追求自由幸福美好生活到褒奖抗元英雄的丰碑，彰显的是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，传承的是忠肝义胆与高风亮节！

三

褒忠山也是一座文化的山。

褒忠山最大的寺庙白云寺，也叫白云禅院，建于明代万历年间，规模宏大，曾珍藏四大柜经书，共计1000多册。白云禅院也是湘乡的僧总寺，下设“僧五房”，即溪口、侧尖峰、虞唐寺、永福及本院。当我们来到白云古刹遗址前，只看到一座破旧的二层房屋。拾级而上，

作家写开福

北城多瑞风

方雪梅

来省城落户后，我一直住在长沙城北的开福区。几十年来，不管住址如何挪移，我的日常生活半径都跳不出这片风物俱佳的地方。

在开福区住久了，就有了亲切感。从前，我用脚步丈量清水塘、年嘉湖、砚瓦池……寻访每个地名背后的人文历史、古事今情；后来，每次在北辰三角洲的“三馆一厅”出入，总会为开福区地面宏伟的现代化建筑感到自豪。从荒僻到繁华，长沙北城的惊天嬗变，让人欣喜。

这个五月，我又被开福区的“两馆一中心”吸引了：那就是“好人馆”“家风馆”和“‘心悦开福’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”。

我素来知道长沙城里博物馆、美术馆、艺术馆等场所很多，但给好人和好家风设馆，倒是头回听说，故甚感惊奇。

“开福好人馆”位于左岸社区的临江大堤附近。在一幢三层楼房中，几百平方米的展厅内，我看见了一串好人的名字，他们分别是：拾金不昧的环卫工人余文觉；数年来献血上万公里公交车司机袁亮坤；带大两个脑瘫孩子、并自费创办全方位为残疾人服务的网站、资助脑瘫儿童的单亲妈妈任菲莉……

展厅里提到的几十个好人，都是开福区街巷中普普通通的街坊邻居。正是这些寻常民众将大善大义、崇德孝亲、礼信勇毅的气度，灌注到了日常烟火生活的血肉与肌理中。

开福区为这些民间好人设馆、“树碑立传”，让学好人做好人礼遇好人优待好人成为一种常态，更是擦亮了开福区的“崇德”名片。

位于秀峰街道湘民社区的开福区“家风馆”，则以倡导“和美家风”为主旨，分设“先贤家风，积厚流光；湘湖家风，薪火相传；敬廉崇洁，家道颖颖；幸福开福，同心共创”四个展厅。展出了开福“最美家书”、178篇精选家书音频、马子骏等19户最美文明家庭的事迹等。

在“家风馆”，我脑海里突然跳出“孔融让梨”“曾子杀猪”“安老怀少”等一串词汇及背后的故事，这些都是广为流传的前人智慧与善美品行，其行其状实可追慕。

2300多年前，孟子在《离娄上》所言“仁，人之安宅也；义，人之正路也。”开福区街巷中的好家风、好家训，是有根蒂有来历的。它秉承了中国传统家风的核心要素，亦如延绵瓜瓞，深植于民间微观细小的凡人琐事里。

对于邓学东老人来说，作为“心悦开福”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的创始人之一，让人们郁结的心境里，照进温暖的阳光，是自己与志愿者们同道的最大目标和动力。

在“心悦开福”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，开设了“释然解压驿站”“桑榆康健室”“专家坐诊室”等多功能区，线上线下累计服务群众近10万人次……这份带着春天温度的“成绩单”，可谓是“心悦开福”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为社会治理贡献力量的“军功章”；也意味着“心悦开福”团队，已成为辖区内最温暖的一支公益力量。

开福，开启幸福的地方。于我而言，这片土地的每个杳见，都是风水宝地，都有值得书写的亮点；这里亲仁善邻的民间性情与素养，俱见风致。正如瑞风四起，处处成春。



市民在长沙市开福区西园北里参观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